



JLM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Studies

JLMS, Vol. 1, No. 1, 2026, pp.10-20.

Print ISSN: 3134-8130; Online ISSN: 3134-8149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lm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02rbhsc>



识界与闻音：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的共识、误解与前沿

张磊 (Zhang Lei)

摘要：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历经近八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学科意识日益自觉的研究领域，但共识与误用并存。本文在梳理该领域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探讨了该领域在学科建制、术语谱系、音乐概念拓展以及音乐社会性等方面形成的基本共识，继而分析了过度阐释、方法论的“巴别塔”困境、文本适用性以及形式分析与文化分析的对立等常见误解。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聚焦当前仍处于论争前沿的四个核心议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创作主体与聆听关系的挑战、后人类声音生态学对物种边界的重构、后殖民声景对西方音乐中心主义的去殖民化，以及中国古典声音哲学作为本土理论资源的积极介入。探讨这些问题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套完美的分析体系，而在于彰显那种超越学科边界的探索精神本身。倾听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对话，已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中一门不可回避的课题。

关键词：学科共识与误解；人工智能与音乐；后人类声景；后殖民声景；中国声音哲学

作者简介：张磊，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音乐研究学刊》主编。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外国文学与法律跨学科研究。电子邮箱：zhangleicupl@163.com。

Title: Recognizing Boundaries and Hearing Sounds: Consensus, Misunderstandings, and Frontiers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Abstract: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has undergone nearly eighty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has become a field of increasing disciplinary self-awareness, yet consensus coexists with misunderstanding. On the basis of a survey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is

Received: 15 Mar 2026 / Revised: 25 Mar 2026 / Accepted: 01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fundamental consensus that has emerged in such areas as disciplinary formation, terminological genealogy,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music, and the sociality of music. It then analyzes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including the risk of over-interpretation, the “Tower of Babel” predicament of methodology, the question of textual applicability, and the false opposition between formal analysis and cultural analysis. 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focuses on four core issues at the forefront of current debate: the challenge posed by AI-generated content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ve subject and the listening subje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ecies boundaries by posthuman sound ecology, the decolonization of Western musicocentrism in postcolonial soundscapes, and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sound philosophy as a local theoretical resource.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se issues is not to establish a perfect analytical system, but to highlight the very spirit of exploration that transcend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o listen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usic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task for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eywords: disciplinary consensus and misunderstan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usic; posthuman soundscape; postcolonial soundscape; Chinese sound philosophy

Author Biography: Zhang Lei,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Studies* (JLMS) Editor-in-Chief. Research area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music,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law. E-mail: zhangleicupl@163.com.

1948 年, 布朗 (Calvin S. Brown) 的《音乐与文学: 两种艺术的比较》(*Music and Literature: A Comparison of the Arts*) 问世, 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由此获得了一部奠基性的系统性论述。此后的近八十年间, 这一领域从边缘地带稳步进入学术建制中心。其中, 国际文字与音乐研究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ord and Music Studies) 自 1997 年成立以来, 每两年举办一届国际大会, 持续推动文学、音乐与跨媒介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对话, 形成了以欧洲学术机构为重要支撑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爱丁堡文学与音乐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Music*)、帕尔格雷夫“音乐与文学研究”系列丛书 (Palgrave Studies in Music and Literature) 等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出版, 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领域学术建制的逐步完善。从早期薛尔 (Steven Paul Scher) 对文学与音乐互动模式的经典界定, 到沃尔夫 (Werner Wolf) 对“音乐化小说”的系统理论建构, 再到索萨·科雷亚 (Delia da Sousa Correa) 主编的里程碑式指南, 这一学术谱系为后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在国内, 傅修延创立听觉叙事研究范畴, 以“我听故我在”纠正叙事学中长期存在的视觉霸权, 首创音景、聆察等概念工具, 其研究虽涵盖一切有意义的听觉现象而不仅限于音乐, 却为文学中的音乐书写奠定了感知维度的理论基础; 龙迪勇从跨媒介叙事学视角出发, 以“出位之思”为核心理论, 系统阐释西方小说对音乐结构的模仿, 为音乐化书写提供了形式分析

的理论坐标；张磊提出“聆听文学”的研究范式，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将文学与音乐研究从形式主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聚焦音乐书写中的权力运作、身份协商与意识形态争夺，使其成为审视文学文本的重要视角；王希翀则以“音乐书写”为核心批评术语，并以此为基础系统考察英国小说中的音乐书写现象，在文本细读层面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与具体的研究路径。这些学者的路径虽各有侧重，却共同勾勒出这一新兴领域在中国学界从零星探索向自觉生长演进的多维图谱。

本文在梳理该领域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先探讨该领域存在的一些基本共识和常见误解，再重点分析当前仍处于论争前沿、正在塑造学科走向的后殖民声景、声音研究与媒介考古学的双重介入、跨学科方法论的“巴别塔”困境、以及中国古典声音哲学的积极介入等核心议题。

一、共识的累积：学科边界的确立

任何学术领域的成熟，都以一套共享的术语和共识为其标志。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虽仍处于形成期，但经过近八十年的积累，已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共识。它们构成了当下讨论的基础，也为未来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可依赖的起点。

（一）一个成形中的学科：从零星探究到建制自觉

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经历了从偶发性个案分析到系统化学科建制的转型。布朗的奠基性工作为该领域提供了第一个综合性的比较框架。此后的学术史大致形成了三条相互重叠、彼此补充的研究路径：一是关注文学中音乐的内容呈现与经验表达；二是聚焦叙事形式对音乐结构的主动模仿；三是受声音研究影响，将聆听提升为与阅读同等重要的分析范畴。这三条路径的汇流，推动该领域从对音乐元素的经验性识别，转向对其叙事功能与文化意涵的系统性分析。

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内在标志之一，是它能够提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领域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学科自觉。正如第二届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学术论坛所呈现的那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围绕文学与音乐的跨媒介表达、声音与听觉的文化意涵、音乐性与文学性的互释关系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专题会议常态化、专门期刊的创办以及期刊专栏的开设，标志着该领域已不再停留于零星的边缘兴趣，而是成为一个日益走向建制化的新兴研究领域。

（二）核心概念：厘清与谱系

在发展过程中，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逐渐厘清了若干核心概念的边界，为跨媒介文本分析提供了可操作的术语工具。

其一，在小说这一文类中，将研究对象划分为“音乐小说”（music-novel）、“音乐性小说”（musical novel）与“音乐化小说”（musicalized novel）三类的分析框架，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并展现出强劲的理论解释力。所谓音乐小说，是以音乐家（或深度参与音乐活动的角色）为主人公或以音乐行业为题材的小说，其音乐呈现多为内容层面的主题化；音乐性

小说则指小说在语言和修辞层面呈现出音乐般的节奏、旋律与音韵美感；音乐化小说更进一步，在叙事结构层面对音乐形式进行主动模仿与转化。

此前，沃尔夫将小说中的音乐介入划分为“显性主题化”与“隐性效仿”（73），并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化”。彼得曼则使用“音乐性小说”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主要不是在内容层面，而是在形式层面”（2）。

与上述两种路径相比，三分法的优势在于两点：第一，它将沃尔夫“隐性效仿”中所包含的语言修辞与叙事结构两个层面拆解为独立维度：语言修辞层面的音乐性由“音乐性小说”承担，叙事结构层面的音乐模仿由“音乐化小说”承担；第二，它保留了被彼得曼排除的题材维度，以“音乐小说”指称以音乐家或音乐生活为核心内容的小说，从而避免了彼得曼定义可能造成的遗漏。由此形成的“内容—修辞—结构”递进式分析序列，使研究者能够精确定位一部小说中音乐在场的不同层面，而非笼统地将其归入形式模仿或内容提及的二元框架。这一术语谱系的意义在于：它使得我们不再仅仅凭感觉说一部小说像音乐，而是能够具体地说它如何像音乐以及在哪个层面像音乐。

其二，“聆听文学”这一研究范式与“音乐书写”这一核心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该领域方法论上的重要转向。从听觉维度重新审视文学作品，意味着将声音与音乐不再视为叙事中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是赋予其与情节、人物、主题同等的结构功能。与此相应，“音乐书写”逐渐成为沟通文学批评与音乐分析的中介概念。它既不同于侧重于内容再现的音乐叙事，也区别于仅关注结构模仿的音乐化分析，而是将音乐在文学中的再现方式及其背后的动因融为一体。从关注文本写什么，到追问读者如何听，再到揭示谁在听、因何而听、以何种方式听，这一概念谱系的演进标志着该领域从内容分析经由形式分析走向文化政治分析的范式转换。

（三）从乐音到噪音，从有声到无声：音乐概念的拓宽

该领域的一项重要共识是，音乐与非音乐的边界已被打破。小说中的音乐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乐音，而是扩展至一切有意义的声音，乃至噪音与沉默。

先说噪音。法国学者阿达利（Jacques Attali）指出，世界上本只有噪音，音乐不过是“有组织的噪音”（2），而何谓有序始终与特定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噪音因此成为一种政治叙事：既为权力划定边界，也暗含颠覆的可能。当小说书写街头喧嚣、工业噪音、留声机的嘶嘶声时，这些声音不再是音乐的反面，而是未经规训的、充满政治张力的声响形态。它们同样可被视为音乐，只是不再以悦耳为旨归。

再说沉默。沉默并非声音的缺失，而是一种另类的在场方式，是音乐概念向无声维度的延伸。在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停顿、叙述的留白、无声环境的描写，都发挥着类似声音的结构性功能。当沉默获得如此丰富的表意能力时，它便不再被视为音乐的匮乏，而是音乐概念在无声领域中的自然延展。

（四）音乐的社会性：在文本与语境之间

该领域的一项基本共识是，小说中的音乐远非中立的审美符号，而是深度嵌入阶级、性别、种族与帝国话语的权力场域。换言之，音乐在被书写之前本就身处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

而一旦被写入文学，则进入了一个叠加的、再语境化的意义场域。它原有的社会性与文学叙事所营造的虚构世界相互碰撞、彼此渗透，衍生出与原生语境或一致、或断裂、或被挪用的新面貌。其具体意义取决于谁在演奏、谁在演唱、谁在聆听、谁在阐释与解读。

例如，《亚当·贝德》(*Adam Bede*)中宗教赞美诗的布道功能体现了音乐作为道德规训工具的运作机制；《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中女高音米拉对格鲁克咏叹调的演绎与各路聆听者对其声音的回应，展现了音乐如何成为性别、职业与身份的多重角力场；《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海伦·施莱格尔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激情阐释，揭示了知识阶层将古典音乐当作精神救赎的内在焦虑；《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中克利夫·林雷创作《千禧年交响曲》的帝国野心与其最终衰亡的并置，象征着音乐创作与帝国幻象之间的隐秘合谋；《美声》(*Bel Canto*)中女高音罗克珊的歌声在劫持事件中既被劫持者强制聆听，又在跨文化共情中消解了西方声音的霸权，折射出声音从“给予”到“被接受”的权力位移。

二、误解的祛魅：跨学科研究的常见陷阱

共识的建立并不能掩盖误用的普遍存在。事实上，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的吸引力恰恰源于其开放性，但开放性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带来了学科交融的活力，也滋生了方法论的混沌。审视这些误解及其背后的认知陷阱，是推动学科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 过度阐释的风险：当音乐成为一切问题的答案

所有跨学科研究都面临阐释过度的风险，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也不例外。小说中一个音乐意象的出现、一首乐曲的选择或一种聆听方式的描写，并非必然意味着深刻的美学实验或政治编码。该领域最常见的认知偏差，可称之为“泛音乐化”倾向，即无论音乐在文本中处于何种位置、承担何种功能，研究者都倾向于将其不成比例地放大，赋予其远超文本依据的理论权重。一处转瞬即逝的音乐描写，被解读为统摄全篇的结构性法则；一个并非以音乐为核心题材的文本，被强行纳入音乐分析的框架。这种偏差的核心不在于“指向意义”，而在于“比例的失衡”：当每一个音乐细节都被赋予同等宏大的理论地位时，音乐分析反而失去了阐释的效力。

造成泛音乐化倾向的原因，与音乐本身的抽象性和多义性密切相关。音乐不像语言那样具有明确的指涉功能，这为意义投射留下了过大的阐释空间。而跨学科研究的身份焦虑又加剧了这种倾向：研究者急于证明该领域的前沿性与正当性，倾向于在凡有音乐处都挖掘出深刻意涵，以彰显方法的有效性。其后果是，音乐从需要被谨慎分析的对象，变成了可随意投射意义的空白画布，严谨的学理探讨滑向了主观的印象式批评。

(二) 方法论的“巴别塔”：谁的逻辑支配着分析？

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对话。文学批评携带着一套精密的叙事学与符号学工具，音乐学则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曲式分析与和声学术语，声音研究更是引入了现象学、媒介考古学与技术哲学的异质传统。这三套话语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学术脉络，术语体系、方法论和问题意识缺乏天然的通约性。学科话语的草率嫁接往往导致

三种后果：其一，文学分析蜕变为音乐术语的简单堆砌，虽展示了对音乐技法的熟稔，却漠视了叙事的内在逻辑；其二，音乐分析沦为文化政治的浅层注脚，虽呈现出意识形态的敏感，却暴露出对音乐形式逻辑的无知；其三，声音研究的术语被生硬植入文本分析，虽标举听觉经验的优先性，却无法说明这种经验如何转化为叙事的形式特征。

譬如，沃尔夫的“显性主题化”与“隐性效仿”分类本意是为跨媒介分析提供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实践中却常被简化为标签化操作。研究者满足于将某部作品归入“奏鸣曲式小说”或“赋格小说”的类别，却不再追问这种形式模仿的修辞动机、叙事效果及其与文本历史语境的关联。这正是第一种后果的典型表现：用音乐学术语为文学文本贴标签，回避了跨学科对话所必需的术语转换，导致方法论建构停留于概念堆砌的层面，不同概念工具之间的逻辑关系与适用边界始终未能得到认真审视。

（三）文本的适用性：所有作品都适合以音乐之耳聆听吗？

并非所有含有音乐元素的文本都同等适合运用文学与音乐的跨学科分析方法。不同文本中音乐元素的结构性功能、互文深度与听觉可塑性存在差异，因而对这一分析路径的适用性也各不相同。这一前提性判断看似简单，却在研究中屡遭忽略。不加选择地应用方法，往往导致阐释的牵强与无效。

那么，什么样的文本才是合适的分析对象？依据该领域的理论积累，可以提炼出以下三条操作性标准。其一，音乐在文本中的出现应当不仅是点缀，更是人物塑造、情节推进或主题呈现的核心机制。例如，曼（Thomas Mann）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中，主人公莱韦屈恩与魔鬼签约、以十二音技法创作交响曲的过程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情节，音乐不再是背景，而是整部作品的灵魂。其二，音乐元素应当在互文层面与小说意义生成产生实质性的交织，即文本对某首具体乐曲的指涉能够激活该乐曲的文化记忆与审美联想。例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In Search of Lost Time*）中，作曲家凡特伊的那段反复出现的小乐句贯穿了主人公的恋爱与失落。每一次聆听，它都激活了不同的情感记忆，成为了串联时间与爱情主题的听觉符号。其三，叙述形式本身应当通过语言手段模拟声音或音乐效果，例如对声音景观的系统性描写、对听觉事件的叙事聚焦，或运用拟声、节奏变化、句式重复等技巧。例如，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塞壬”章节通过拟声、重复、节奏变化等文字技巧模拟音乐效果，使小说本身成为可供“聆听”的听觉对象。这些标准的共同指向是：音乐必须在文本的意义系统中承担不可替代的功能，而非仅作为背景音或填充物出现。

（四）虚构的等级：为何纯形式分析与纯文化研究同样贫乏？

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面临一个根本难题：它必须同时处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是音乐如何运作，二是音乐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研究者过分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分析就容易变成技术术语的炫耀。比如，我们知道某部小说的结构像奏鸣曲式，却说不清这种形式实验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关系。反过来，如果只关注后者而忽略前者，分析就沦为文化的附庸。比如，我们知道小说中某个音乐场景反映了阶级差异，却解释不了为什么作者偏

偏选择奏鸣曲式而不是赋格来完成这种表达。无论偏向哪一方，分析都会失之偏颇。原因在于，形式并非价值中立，文化也不可能脱离具体的音乐形式而独立存在。

这种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音乐本身始终处于两种对立观念的拉扯之中。一种观念强调音乐的自主性，视其为纯粹的、自律的形式艺术。正如音乐学家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所言，绝对音乐（以器乐为其最高体现）“恰恰因其缺乏概念、对象和目的，而以纯粹且清晰的方式表现了音乐的真正本质”（7），由此将一种超越语言、超越实用功能的音乐观念推至美学思想的中心。另一种观念则将音乐视为社会区分与文化资本的象征性载体。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比音乐上的趣味更能显示一个人的‘阶层’，更能对一个人进行归类”（26）。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音乐观念在西方美学史上相互冲突、彼此角逐。小说对音乐的向往，往往浸染着前一种浪漫主义理想的痕迹，将音乐想象为一种超越语言羁绊、超越实用功能的纯粹存在。然而，与此同时，小说中的音乐书写又不可避免地折射出音乐作为社会分层工具与文化资本的实际功能。正是这两种相互冲突的音乐观念在小说文本中同时在场、相互纠缠，才使得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既无法完全化约为纯形式分析，也无法完全沦为纯文化分析。这种内在张力并非该领域的缺陷，恰恰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品性。

三、前沿的论争：正在生成的问题域

进入二十一世纪，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展现出全新的活力。它不再满足于在既定范式内做精细化操作，而是主动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后人类生态、全球声景与自主知识体系等更广阔的问题域。以下四个议题，正是这一活力的集中体现。

（一）人工智能体之声：创作与聆听的新维度

算法开始创作已是既成事实。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不再纠缠于“机器能否创作”这一问题，而是转向小说如何书写人工智能体（AI）与音乐的关系，以及这种书写究竟在追问什么。由此，一系列新问题正在生成：当AI能够生成令人感动的音乐时，传统的创作主体概念是否仍然有效？如果AI可以模仿人类的情感反应，那么情感真实性的基础究竟何在？当AI成为音乐的聆听者，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聆听本身？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入口。克拉拉作为人工朋友，能够精确观察和描述音乐表演的外部细节，也能模仿人类聆听时的外在反应。然而，她始终无法理解音乐为何能引发情感波动。小说暗示AI与人类之间存在某种差异。但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绝对的吗？如果AI在未来发展出更复杂的身体与记忆模拟机制，我们还能坚持只有人类才能进行有意义的音乐创作这一观点吗？人类的情感体验本身，是否也建立在某种生物性的模拟之上？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情感是“对象化在算法中的一般情感”，一种“模拟的情感”（张润坤 13），而非真实情感的内在场，这构成了AI与人类在情感体验上的根本差异。这些问题尚无定论，但它们正在推动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舒适区，重新审视创作与聆听的

边界，并开启跨物种声音共存的新的可能性。

（二）跨物种之声：动物、环境与自然他者的听觉

如果说对人工智能体的讨论聚焦于人造物能否参与音乐的意义世界，那么后人类声音生态学则将目光投向了各种非人造的非人类他者：动物、植物、环境乃至整个自然世界。声音由此被重新构想为一种跨越物种边界的生态性实践。

鲍尔斯（Richard Powers）的《奥菲奥》（*Orfeo*）与库切（J. M. Coetzee）的《耻》（*Disgrace*）提供了两个以狗为主角的典型案例。前者细致地描写了一条被唤作“费德里奥”（名字取自贝多芬唯一一部歌剧）的狗的音乐能力：无论主人和人群发出什么音高，费德里奥总能精准地找到一个未被占据的音，以歌唱性的方式做出回应。后者中，库切笔下的卢里与一条腿有残疾的狗形成了奇特的音乐互动。当卢里弹奏班卓琴或哼唱旋律时，这条狗会坐起、歪头倾听，并咂唇作势，仿佛要随时加入歌唱。这两部作品的核心启示在于，它们质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听觉范式，呈现了跨物种音乐同听、共奏的可能性。正如马丁内利（Dario Martinelli）所言，“音乐并非人类独有的现象，而是与‘动物性’身份密切相关的事物”（104）。费德里奥用精确的音高回应人的歌唱，证明了动物可以成为音乐对话的主动参与者；而瘸腿狗的应和姿态则将非人类他者从被动的背景提升为音乐意义的共构者。这意味着，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需要构建能够容纳跨物种声音的分析框架，这已成为后人类时代无法回避的学术任务。

（三）后殖民声景：音乐叙事的去西方化

长期以来，西方古典音乐被默认为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音乐类型，许多作家对它的引用也往往被置于臣服或颠覆的二元框架之中。然而，这一前提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新近的研究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音乐光谱：流行音乐、摇滚乐、嘻哈、雷鬼、爵士，以及各种难以被传统分类框定的“混杂”音乐形式。这些音乐本身就诞生于殖民与移民的历史之中，它们的全球流动本身就是一部声音的后殖民史。

文学创作中的丰富案例为这一理论转向提供了有力支撑。史密斯（Zadie Smith）的《摇摆时光》（*Swing Time*）在爵士、迪斯科与嘻哈之间切换，拼贴出多元身份的碎片。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她脚下的土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以摇滚乐重述俄耳甫斯神话，将爱情故事嵌入摇滚乐的发展轨迹。詹姆斯（Marlon James）的《七杀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以雷鬼乐为中心，叙事语言模仿雷鬼乐的节奏。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小夜曲》（*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则用五个音乐主题故事串联爵士乐手与过气歌星的命运。

更值得追问的是，当这些作家用摇滚乐、雷鬼、爵士等流行音乐取代古典音乐来书写身份时，传统的“臣服”分析框架还有效吗？如果说古典音乐的引用总是带着欧洲中心的阴影，那么这些生于全球南方、在移民社群中发展壮大的音乐类型，是否天然具有抵抗的基因？事实上，这些音乐在具体作品中往往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边缘群体寻求认同的出口，也是文化冲突的边界标识，更是身份混杂的听觉呈现。问题显然比二元选项复杂得多。正如洛夫塞（Oliver Lovesey）所指出的，后殖民流行音乐研究旨在“检视流行音乐对于理解历史

和持续的殖民地去殖民化进程的作用”，并认识到“仅仅在殖民属地升起国旗并不能将殖民遗产置于过去”（1）。这意味着，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不能固守以古典音乐为参照的分析范式，而需要发展出一套能够容纳流行音乐、混音、世界音乐等多种声音形态的批评语言。这不仅是后殖民视角对学科的贡献，也是全球声景时代赋予文学与音乐研究的新使命。

（四）中国声音：本土理论资源的积极介入

当代西方学界已普遍接受音乐的社会性维度，但这种接受往往仍受困于“形式/内容”“审美/政治”“自主性/社会性”的二元框架。研究者或强调社会意涵，或捍卫审美自主性。中国古典声音哲学则提供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分析框架，强调声音与政治、道德、自然的深度交织。譬如，《乐记》所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王文锦 471）“声音之道与政通矣”（472），早已揭示声音本身即政治，无需编码或隐喻。

以麦克拉弗蒂（Bernard MacLaverty）的小说《装饰音》（*Grace Notes*）为例。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名叫黄晓刚（音译）的中国作曲家，正是“以华人作曲家谭盾为原型”（Benson 131）。众所周知，谭盾的音乐创作融合楚文化仪式、自然声响与西方现代技法，追求声音的灵性与通感，这正是中国古典声音哲学在当代音乐实践中的延续。

更重要的是，小说中这位中国作曲家的教育理念，呈现了一种迥异于西方主流范式的实践路径。在黄晓刚的工作坊中，他并未从和声、对位等技术规范入手，而是引导学生关注呼吸的声响化，并用手势将呼气切分成断断续续的气流声。当小说主人公凯瑟琳在他的引导下去感受呼吸本身的节奏、去寻找音符之间的音符时，所触及的已不再是西方乐理中的音高组织，而是一种以生命律动和自然呼吸为本的声响本源。黄晓刚进而追问，创作者究竟是音乐的通道还是源泉。这一系列追问最终凝结为小说中最核心的反诘：“是你在创作音乐，还是音乐在创作你？”（MacLaverty 32）。此言将创作主体从自我投射中抽离，使其融入天地万物的自然节律，与《乐记》所揭示的音由心生、声政相通形成了内在统一。

这意味着，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需要将中国古典声音哲学纳入跨文化批评的分析工具箱，发展出一套能够容纳“声一心一政”三维结构的批评语言。这不仅是对西方既有研究路径的有益补充，更是在全球声景中实现多种声音传统平等对话的学术使命。

结语

从共识的累积、误解的祛魅，到前沿论争的多方向展开，当前的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正处于一个需要反思性定位的时刻。本文探讨这些问题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套完美的分析体系，而在于它所指向的那种超越学科边界的探索精神本身。它提醒我们，文学不只是文字的艺术，音乐也不只是音符的艺术；而当它们相遇时，我们听到的既可能是和谐的共鸣，也可能是充满张力的杂音。但无论如何，倾听这一对话，已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中一门不可回避的课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年度规划项目“贝多芬在 19-21 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接受史研究”（项目编号：25KYGH0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Lei ^{ID} <https://orcid.org/0000-0001-6290-4214>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enson, Stephen. *Literary Music: Writing Music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6.
- Brown, Calvin S. *Music and Literature: A Comparison of the Arts*.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48.
- Da Sousa Correa, Delia, ed.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Music*.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20.
- Eliot, George. *Daniel Deronda*. Oxford: Oxford UP, 2014.
- Lovesey, Oliver. "Decolonizing the Ear: Introduction to 'Popular Music and the Postcolonial.'"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1 (2017): 1-4.
- MacLaverly, Bernard. *Grace Notes*.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 Martinelli, Dario. "François Bernard Mâche and Zoomusicology: A Gigantic Heritage." *François-Bernard Mâche, le compositeur et le savant face à l'univers sonore*. Ed. Mărta Grabócz and Geneviève Mathon. Paris: Hermann, 2018. 103-118.
- Petermann, Emily. *The Musical Novel: Imitation of Musical Structure, Performance, and R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Rochester: Camden, 2014.
- Rushdie, Salman. *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 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Attali, Jacques. *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Trans. Song Sufeng and Weng Guita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2000.]
-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 [Coetzee, J. M. *Disgrace*. Trans. Zhang Chong and Guo Zhengfeng. Nanjing: Yilin, 2002.]
- 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 [Dahlhaus, Carl. *The Idea of Absolute Music*. Trans. Liu Dann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9.]
- 艾略特:《亚当·贝德》,周定之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
- [Eliot, George. *Adam Bede*. Trans. Zhou Dingzhi.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1994.]
-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苏福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 [Forster, E. M. *Howards End*. Trans. Su Fuzh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2009.]
-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宋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
- [Ishiguro, Kazuo. *Klara and the Sun*. Trans. Song Qi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21.]
- :《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 [---. *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Trans. Zhang Xiaoy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1.]

詹姆斯：《七杀简史》，姚向辉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年。

[James, Marlon. *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 Trans. Yao Xianghui.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2017.]

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年。

[Joyce, James. *Ulysses*. Trans. Xiao Qian and Wen Jieruo. Nanjing: Yilin, 1994.]

曼：《浮士德博士》，罗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

[Mann, Thomas. *Doctor Faustus*. Trans. Luo W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2.]

麦克尤恩：《阿姆斯特丹》，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

[McEwan, Ian. *Amsterdam*. Trans. Feng Ta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1.]

帕契特：《美声》，赵舒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

[Patchett, Ann. *Bel Canto*. Trans. Zhao Shuj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9.]

鲍尔斯：《奥菲奥》，梁路璐、宋赛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年。

[Powers, Richard. *Orfeo*. Trans. Liang Lulu and Song Sainan. Beijing: Xinhua, 2017.]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徐和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年。

[Proust, Marcel. *In Search of Lost Time*. Trans. Xu Hejin. Nanjing: Yilin, 2010.]

史密斯：《摇摆时光》，赵舒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年。

[Smith, Zadie. *Swing Time*. Trans. Zhao Shuj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8.]

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

[Wang Wenjin. *A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Book of Rit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2016.]

沃尔夫：《小说的音乐化：媒介间性的理论与历史研究》，李雪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

[Wolf, Werner. *The Musicalization of Fiction: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Intermediality*. Trans. Li Xueme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22.]

张润坤：《ChatGPT 中的“一般情感”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 年第 2 期，第 11-18 页。

[Zhang Runkun. "The Problem of General Affect in ChatGPT."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2 (2024): 11-18.]